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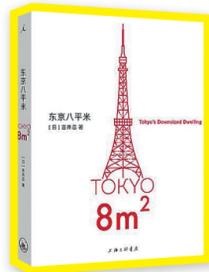
特别策划

童年一直是文学作品绕不开的经典话题。童年明察秋毫，童年神游千里怡然自得。原初的、纯粹的天真既为写作者带去无穷的创作养分，又总能涤荡人心。过去的时间可以骑马追回，虫子的微观小世界里藏着大乾坤——

一枕儿时旧梦香

品书

生活不止八平米
□ 裴昢



▲《东京八平米》
【日】吉井忍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握紧手中那袋“没有”的盐

□ 马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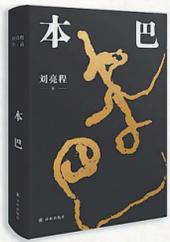
长篇小说《本巴》是刘亮程出版于2022年的最新作品。他提及小说的存在依据，是小孙女放在他手上的一袋“没有”的盐。

《本巴》是刘亮程写给童年的史诗。童年的眼光是天真而笃定的，愿意相信世上“没有”的事物；史诗的流传则仰赖于一代又一代的说唱者，通过他们的讲述，史诗方能持续生长，创造出“没有”的、不存于世的另一种真实。因此，可以说《本巴》是一个关于“没有”的故事。

这既体现在小说之中，又体现在小说之外。小说虽然是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但就像每一代说唱者江格尔齐一样，作家希望为我们讲述的是史诗中“没有”的重新创造。在江格尔齐的说唱中，本巴国是一个没有衰老和死亡的人间天堂，“那里碧草连天，打马走过辽阔平坦的草原，瓶中水都不会洒落一滴”。那里的人永远活在25岁的青春里，现实中无法追回的时间，在本巴世界中成为可感可触、可以骑马前往的具象存在。起初，本巴国的人们都选择生活在身强力壮、明媚娇艳的青春年华里，但随着一句又一句的诗行掉落在草原上，衰老、病痛和死亡如夜间的海潮，隐匿而轻柔地步步逼近，人们开始老去，开始明白永恒的青春只是个清脆的梦。而在故事的最后，英雄洪古尔从老年回到了童年，他的弟弟赫兰则回到了念念不忘的故乡——形似宝瓶的母腹。

《本巴》前三章的名称分别是搬家、迷藏、做梦，这些都是我们童年时最为熟悉的游戏。在这个“没有”的故事里，刘亮程将看似对立的两组存在，首尾相连，织成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的圆环，童年和衰老、降生和死亡、梦境和现实……如同草原上的转场和迁徙，万物往返不歇，时间停驻于此。纯真的游戏将我们送回陌生的童年，重新学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看见无尽的圆环，去相信相信的力量，去追寻心中的梦想。“当我们认真生活时，便没有什么是不真实的。”

故乡，是文学作品的经典话题之一。学者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索者》一文中如此写道：“故乡之成为‘故乡’，亦必须透露出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象魅力。”在《本巴》中，故乡既是被迫离开之本巴草原，更是那形似宝瓶的母腹。



▲《本巴》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

本巴，在藏语里即意为宝瓶，象征着人与万物的母腹。万物降生，被迫离开故乡，曾经隐约听到的梦境成为缠绕周身的现实，安乐无虞的母腹却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梦和现实不断轮转，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与故乡的距离。“在无尽的睡着醒来里，我们都在回乡”，本巴是来处也是归处，旅途从此开始，也将从此结束，轮回不止，亦如史诗的说唱。

小说中的英雄江格尔，因为身体的疼痛和疲累，认出了梦境与现实的差异。他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意识到本巴并不存在。本巴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仰赖于说唱者的讲述，只要说唱是连贯的，他们的生活就将一直向前，当说唱停止时，他们便开始做梦。在梦中，史诗中的人物终于觉悟，跨越轮回的边界，降生为现实世界中的说唱者。又在本巴国的人，既在人说唱史诗，又在史诗中被说唱出来，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于是梦和现实不再是泾渭分明、彼此错过的两个世界，而是并存于此的真实。只要你愿意相信，那么只需一个念头，便能穿梭两处，重回没有边际的世界。

小孙女放在作家手中那袋“没有”的盐，是我们逐步远去的童年，也是传唱不衰的史诗。文学是无中生有的魔法，在我们无路可退的时候，文学的语言是充满力量的。那些押韵的诗歌里的英雄故事，将在每个人心中明亮起来。文学里的真实是不朽的，它在我们的心中显现，指引我们，滋养我们，帮助我们驱散眼前的黑暗，让现实变得如梦幻般洁净，熠熠生辉。

本巴，是回不去的母腹，是意料之外的梦醒。但在梦醒之后，我们依然可以认真做梦，紧握手中那袋“没有”的盐，跋涉在无尽的回乡路上。

细小而广阔的“虫子”童话

□ 米丽宏

长篇散文《小虫子》，是庞余亮作品《小先生》的前传。在这部颇具童话味道的书里，作家记叙了小主人公“老害”与各种虫子斗智斗勇、相伴成长的童年故事。

自19世纪中期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问世后，“昆虫”，反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它们似乎跟童年叠印起来，成为永恒的主题。

谁没有童年呢？谁的童年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昆虫记》呢？

儿童的心灵原初而天真，看世界的角度单纯而真诚，那些毫无功利的事物，在他们却是难得的“宝物”。虫子们，因此成为一种化解苦日子的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在四面环水的小村庄，小虫子是怪孩子老害的“玩伴、敌人、玩具、食物和零花钱”，是慰藉他孤独心灵的糖果。这个常被父母忽略的笨孩子，被装在老竹篮里送人却没有送出去，童年里充满了歧视、饥饿、乏味和幽暗；幸好，无处不在的小虫子来到他生命中，于苦涩日常里穿插布局，让童年有了滋味和光彩，似一种“爱和恩情”，最终助他长出飞起来的“翅膀”。

那些人书的小虫子：蜜蜂、蜻蜓、鼻涕虫、尺蠖、袋蛾、蟋蟀、天牛、萤火虫、棉铃虫、丽绿刺蛾……每一只都能牵引出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描出一个家庭乃至一座村庄粗野、窘迫、挣扎而又单纯善良的心理纹络，让读者凝重重拾人生中最珍贵的成长光阴。

老害通过自我虚构的“虫子”童话，找到了生活中的快乐和诗意。比如，《蜜蜂与怪孩子》，写老害舔舐蜂肚里米粒大的“蜜蜂蛋”，被蜂刺蜇得满嘴肿胀。那疼中的甜，却成为记忆里最芬芳的甜。《有关袋蛾的科学实验》，写老害看到天才裁缝袋蛾的技艺，便捉来一只袋蛾，让它在自己眼皮底下织一件彩色嫁衣。他捡来糖粒，一番苦心拾掇，又剪成碎屑撒在玻璃瓶里，袋蛾真的“做成了一件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嫁衣”，这个充满童趣的“实验”，见证着一颗诗性心灵。《蝴蝶草帽》一文，老害戴上父亲那顶半新的草帽，“像一朵金草帽做的云，飘过了一个个金草帽样的草房子”，而“触须像卷起的铁丝杆”的蓝蝴蝶“合上翅膀停在路边的花上，像一叶蓝色的帆，又像合起来的蓝色手掌，它在招手，它在等他”，最终吸引他抵达了满是绚烂蝴蝶的河滩。为追赶被风掀跑的金草帽，他惊飞了脚边的蝴蝶，纷纷扬扬像踩碎的花瓣。这童话般的世界，在一个贫苦、自卑的孩子那里，何尝不是一种美的抚慰？

这些朝夕相伴的小虫子，让孩子的小宇宙充满神奇；时间也慢下来，凝成一个一个有趣瞬间，一个不能被数学和物理所衡量的、出神入化的天地。黑黑天牛“孙大圣”咬破了老害的嘴唇，也咬断自己一根长翎，低下了高傲的头；“宰相和尚”蝓蝓，即将到手，却被一只脸盆大的螳螂抢了先机；“火车蜈蚣”在夜晚给他带来激



▲《小虫子》
庞余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情飞驰的梦想；拥有“蚂蚱王”的草地黄昏，是多么奇特的黄昏……

作家在对小虫子的书写中，还承载了中国式的传统伦理和亲情。生活的贫穷和疲惫耗尽了大人心中

的温情，父亲、母亲、六指爷、老穷叔……那“冒不出明火的浓烟一样呛人的暴躁脾气”，给孩子带来难以忍受的家庭暴力。但在《火车蜈蚣》一文中，历来惧怕蜈蚣和蛇的母亲，为满足儿子对蜈蚣的好奇，宽容许他将其养在玻璃瓶里，导致自己噩梦连连。为避免蜈蚣对孩子的伤害，母亲要求父亲斩断蜈蚣头部的毒钳。当儿子真的被蜈蚣伤害后，她用碱水帮儿子清洗，并安慰儿子，向他保证“全村的公鸡多替他打了一次鸣”。《鸭子和笨河蚌》一文，写老害喝尽力气为家人捞河蚌，虽被鸭虱子咬得遍身刺痒，也倍感自豪。因为他觉得自己能为家里做事了。

“捞河蚌”过程中，他感悟到“你吃河蚌，鸭虱子吃你，世界就是一张嘴而已”；但河蚌中确实有珍珠的，宛如那些细小的、珍贵的爱，埋藏在不经意的“灰尘”之下。

从小虫子那里，老害认识着世界，生活有苦有痛，但不变的澄澈的品性和对家人、对生活的谦卑感恩。他敏感地捕捉着父母的一点点爱意，当母亲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护”着他说话，当他第一次看到筛米的母亲白发苍苍而号啕大哭，引来母亲的粲然一笑，那是最富中国化的爱之场景。

同法国作家法布尔10卷本的《昆虫记》相比，庞余亮的《小虫子》既继承了其广阔的悲悯心和思想性，写出人与虫子共生互照的情谊；又借小虫子敞开心扉的内心世界，将一颗自然生长的爱心，捧在读者面前。

诗意与温情，如夏夜萤火虫，悄然照亮了我们的心。

有一段时间，社交网络很流行给用户推荐“网上看房”，各路vlog里，有小到离谱的“蜗居”，也有传说中每平方米均价几十万的大豪宅，网上的各路看客们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我也点进去，偶尔也会想象自己住进视频里的房子，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不管是蜗居还是豪宅，乡村或者城市，国内或者国外，扎根一方天地，寻求一方安宁，始终是群居的人类追求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我们通常称之为：生活。

我也曾在小于十五平方米的公租房里住过。我不仅给墙刷了橘色和蓝色的漆，安放了床、两张桌子和一个收纳梳妆两用的鞋柜，还养了一只长着委屈脸的小猫。为了拓展猫的活动范围，我把门帘“纳入”猫的领地，每天和它在走廊上玩球。那样很小很挤的生活，我也用心地过着。一如吉井忍给我们展示的八平方米却丰富多彩的生活。

人与城的现实差距有多大，城与人的心就可以有多自由。生活不止八平方米，减去了房租的负担的生活，反而空出了很多“在海参崴喝咖啡”的时间。吉井忍的生活经济学是这样的：为房子花的钱少，意味着每月不需要工作太久，可以空出很多时间去美术馆和电影院，甚至可以打工攒钱去海参崴，也不会觉得浪费了那小小的东京蜗居；因为没有浴室，于是健身房或者“钱汤”（公共浴场）去得特别勤；因为没有冰箱和厨房，不会浪费时间囤积或浪费食物……

吉井忍写道：“但大城市的好处也很多，那就是它的多功能性和宽容性，它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人生观以及精神上的自由度。”在她的笔下，东京如此庞大，虽然让有些理想主义者心力交瘁，但又让多少失意人得以容身。这里能够容纳她这样离婚保持写作的女人在“终电”（东京地铁最后一班）后去“新文艺坐”看一晚独立电影，也能容纳和陌生女人在洗衣房吐露自己在大雨中逃出来的老太太、拍出寂静海参崴的大男子主义摄影师、在异国他乡卖茶麦面的女老板、年纪大的建筑工人……甚至只是——在东京租一个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

吉井忍十分享受在东京城区这八平方米房间内的生活。因为喜欢《谷根千》杂志而迷恋东京下町风情，却发现那里已经在观光化的过程中失去了部分生活基础设施；代表日本传统文化又濒临消失的“钱汤”，为了保障无浴室的居民的每日使用，在疫情期还得以开张；每周安排好自己的垃圾回收日，因为房间太小只好把垃圾袋挂在空中或者买防臭垃圾袋，错过了就要再和垃圾共处一周……她也会像许多日本人一样，在傍晚演奏日本传统乐器“三味线”，在深夜边打边听电台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日本传统曲艺“落语”。吉井忍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一个人玩，玩法无穷，只是父母担心，所以让她尽量去外面找朋友玩，因此“住在东京八平米的房间，感觉回到儿时的世界，只是没有了当时的‘背德感’”。

走出房间，吉井忍也在努力描绘日本社会的人间百态和万家灯火。在异国他乡开餐馆的女店主被同胞骗了钱，只好自己默默还债，被喝醉酒的客人叫“外人”假装没听见，有个中年常客看不下去呵斥醉客闭嘴，这个常客也是自由撰稿人，工作内容是撰写风格类“UC标题党”新闻；因为忍受不了欺负而借机不再回婆家的传统杂货店女老板，会给客人坦然讲自己的故事，也会提醒女性吃东西还是慢一点、矜持一点；因为怜悯在屋檐下抽烟的超市女员工“很不好看”，因此邀请她们去自己店里不用消费也可以抽烟的契茶店老板大泽，拒绝了她们再带另外两个人的请求，理由是善待别人的同时也需要界限感……吉井忍轻轻勾勒着东京老一辈市井街头的热心与体面，也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着日本工薪阶层——应酬、加班、群体协调、职场性别歧视、因为疫情导致的变化。她说：“是的，成为一个普通人多难！”

而能够心无旁骛地好好享受这种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因此，吉井忍从中国回到日本，写出了《东京八平米》。该书是离异的她“被连根拔起的野草搬回日本”下的情绪稳定，是在温柔回应的书、器皿和杂物突然觉得很没意思的顿悟——“东西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幸福”。

吉井忍在给中国读者写信时说：“人生比较大的局面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往往是被选择。诚恳地面对眼前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是的，此处心安，即是吾乡；斯是陋室，也值得直挂云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止于低潮和困窘，不止于那仅仅“八平米的生活”。

一面展现江西士人风骨的镜子

□ 王观君

《赣水古来清：方志中的江西勤廉故事》深入挖掘江西各地方志中的勤廉文化故事，去粗取精，用简洁通俗的白话书写历史上江西士人的勤廉风采。该书立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了解江西士人历史风貌、增强勤廉文化意识的可选书目。

全书以江西的设区市为分类标准划分为11章，每一章收录了该市方志中的10个勤廉故事，共110个故事。这些故事记载了江西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士人们奉公守法、廉洁敢为的先进事迹。他们有的不畏权贵，敢于严惩贪官污吏；有的出使异国，对馈赠的宝物分毫不取；有的修路造桥，度

除苛政，造福一方百姓……故事的内容虽然不外乎勤廉为民，但描述简洁，故事详实生动，人物性格突出，读来饶有趣味。在一个个简短生动的故事中，前贤们廉洁刚正的形象跃然纸上。

本书也彰显了江西传统知识分子的品德操守与人格力量。

他们读书进取，是为着内心“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担当与人生理想；他们敢作敢为，为国为民，有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他们失败不馁，功成不居，所历之处，风清气正。如《赣水勤廉故事》中的李旭，见到任何不法的事情，都勇于弹劾，不避权贵，坚持着一个监察御史的优秀风范。“在

巡察福建期间，他举荐清廉勤政的官员，弹劾贪婪腐败的污吏，将巡视一事干得漂漂亮亮，史称‘举廉黜贪，一路清肃’。”然而，既然选择了与黑暗斗争，他们的人生道路就注定是坎坷不平的。书中屡试不中者有之，饱受谗言远贬他乡者有之，打击贪腐险些丧命者亦有之，但即使处于人生低谷，他们也从未放弃内心对光明的执着追求，这是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共同的人格力量。

本书是展现江西士人宝贵精神品质和赣地优秀历史面貌的一面镜子，让沉寂的方志古籍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

赣版好书



▲《赣水古来清：方志中的江西勤廉故事》
朱洁 王志强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